

致美中兩國領導人公開信：穩定雙邊關係至關重要

April 10, 2023 April 11, 2023

【編者注】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 是一位美國企業家，是美國保險業的最有影響力的領袖之一，曾經擔任美國國際集團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董事長，現任 C.V. 史帶投資集團 (C.V. Starr & Co., Inc.) 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副主席。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格林伯格中國改革友誼獎章。4 月 5 日，格林伯格在華爾街日報以廣告形式發表給美中兩國領導人的公開信。除了格林伯格，還有其他 22 名美國知名的企業家和前政府高官在信上簽名。公開信呼籲進行兩國開展強有力的對話，以緩解加劇的緊張局勢並更好地處理分歧。



尊敬的美中兩國領導人：

我們致函兩國領導人，請求雙方共同努力於修復和穩定美中關係。我們呼籲加強對話，以緩解緊張局勢，更好地管控分歧。(We are writing to encourage the leadership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work together diligently to repair and stabilize the state of affair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e call for more robust dialogue now to alleviate the heightened temperature and better manage our many differences.)

美中兩國正處於全球歷史的關鍵時刻。作為兩個最大、戰略足跡最廣闊的經濟體，美中紐帶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共同肩負着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大責任。我們不僅可以共同促進和平，而且可以一起在緩解貧困和全球飢餓、氣候變

化和人類健康等挑戰方面取得進展。繼續追求衝突的道路是不理性的，並可能導致人類最不幸的篇章之一。(The U.S. and China stand at a pivotal moment in global history. 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with the two most expansive strategic footprints,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world. Together, we share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preserving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Not only can we jointly maintain and promote peace, but our combined efforts can also achieve great strides in some of humanity's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from poverty mitigation and world hunger to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health. Pursuing a path to conflict is untenable and would likely lead to one of humankind's most unfortunate chapters.)

我們兩國有着悠久的合作歷史和共識。過去五十年來，我們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貿易關係。在彼此的經濟中投資了數千億美元。雙邊關係的惡化將危及兩國豐富的共同歷史。以相互尊重為基礎，以勇氣和智慧修復關係的願望，重新建立建設性對話，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 dynamic trading partnership with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vested in each other's economies. The recent, alarming deterioration in bilateral relations jeopardizes the rich, shared history. It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to re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dialogu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a genuine desire to heal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urage and wisdom.)

全世界都在觀望，美中和平共處才是重中之重。我們必須以極大的緊迫感和目的性共同前進。(The world is watching. The stakes could not be higher. We must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great urgency and purpose.)

莫里斯·格林伯格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C.V. 史帶投資集團

何偉文：中美經貿合作擋不住切不斷

人大重慶 2023-04-11 發表於北京
編者按：作者何偉文系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及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中國人民大學重慶金融研究院原高級研究員。

無論中美關係目前存在多大困難，我們都要堅定不移地腳踏實地，從美國商界和地方政府這樣的“基層”做起，維護並發展中美經貿關係。

美國商務部多名高官據稱將於本周訪問北京和上海，為商務部長雷蒙多今年晚些時候可能的訪華行程打下基礎。此外，特斯拉 4 月 9 日表示將在上海開設儲能工廠。這些消息均給處在困難中的中美經貿關係帶來新鮮空氣。在之前有傳言稱蘋果將撤離中國時，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到訪中國的蘋果董事長庫克明確表示，蘋果立足中國的長期計劃沒有改變。美中貿委會會長艾倫來京前也表態稱，美國企業對繼續開拓中國市場充滿期待。

更多積極因素來自美國不少的州和地方政府。不久前俄勒岡州政府與友好省市天津市政府、福建省政府共同主辦了第二屆中國-俄勒岡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論壇。福建省和俄勒岡州選舉辦會議，專門探討雙方國家公園、省州公園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張建敏 3 月初訪問俄勒岡州，受到州長和州兩院議長熱情接待。俄勒岡州中國理事會副主席夏洛特·克里斯滕森的父親曾是飛虎隊隊員，她對中國的評價是三個字：“了不起。”類似這樣的州還有很多。美國州地政府一般說來並不認為中國對自身可能帶來什麼“威脅”，相反希望尋求與中國的合作機會，增加當地就業和稅收。

上述動態證明瞭兩點。一是，美

國政府對華圍堵、“經濟脫鉤”的政策並不代表美國企業，也不改變中美經濟互補的客觀現實。中美企業間的合作仍在繼續推進。它證明瞭中美雙邊貿易和投資是建立在現代化大生產、跨分工基礎上的，雙方參與的不同環節相互補充，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客觀經濟規律的體現。二是，華盛頓致力於對華“經濟脫鉤”的政策並不代表各州和地方政府，更不代表美國民衆。無論中美關係目前存在多大困難，我們都要堅定不移地腳踏實地，從美國商界和地方政府這樣的“基層”做起，維護並發展中美經貿關係。

美國聯邦政府在芯片等高科技領域對華採取封禁措施，力圖構築排斥中國的供應鏈，並對大約 3700 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給中美經貿帶來困難。2022 年四季度以來，雙邊貿易出現明顯下滑，進入 2023 年後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兩個月，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 7029.8 億元，下降 10.6%。其中，對美國出口 4941.1 億元，下降 15.2%；自美國進口 2088.7 億元，增長 2.8%；對美貿易順差 2852.4 億元，收窄 24.9%。美國失去長期以來中國最大出口市場地位，次於東盟和歐盟，降為第三位。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22 年中國降為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次於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並失去長期以來美國最大進口來源的地位，被歐盟超過，退居第二位。

但如前所述，這種由於政治操弄帶來的雙邊貿易的下滑，因為違反經濟規律，不符合美國企業、地方和民衆利益，因此難具可持續性。第一，美國在中國的全體貿易板塊分布中並非不可替代。2018 年到 2023 年前兩個月，美國佔中國全球貿易比重下降了 2.3 個百分點，同期東盟上升 2.7 個百分點，歐盟加英國上升 0.6 個百分點；抵消美國份額下降而有餘。同期美國在中國出口中的比重下降 5.1 個百分點，東盟

和歐盟(加英國)合計增加 5.1 個百分點。第二，上述中美雙邊貿易的下滑顯示了美國供應鏈的地域不完整性。2023 年 1 月，美國從全球進口同比增長幾乎全部來自北美和跨大西洋(歐盟)，它們佔到美國進口的一半，提供不可或缺中間品的環太平洋地區，對美出口減少 110.1 億美元。其中除了從中國進口減少 95.9 億美元外，從其他地區進口也減少 14.2 億美元。越南、印度等“取代中國”的情況並未出現。第三，它也顯示了美國芯片領域供應鏈的不完整性。據波士頓諮詢公司估計，僅僅由於對華為斷供，美國半導體行業收入就將減少 48%。在半導體生產設備上對中國的封控，已經使 2022 年美國該領域的出口減少了 50%。截至 2023 年 2 月，美國半導體行業已經裁員 7.9 萬人。第四，從中國進口下降直接影響到美國民衆的切身利益。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最近發佈的報告，2022 年美國計算機及電子、音響設備等從中國進口下降 25%，國內價格則上漲 3%-4%。美國家庭將為此埋單。

因此，美國政府對華經濟圍堵斷鏈，既不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又不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各國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估計，中美關係緊張可能會使全球 GDP 損失約 2%。因此從長遠看，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和發展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符合兩國人民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供應鏈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任何政治力量無法切斷的。我們應當把眼光放遠，對中美經貿合作的長遠前景抱有信心。在堅決反對華盛頓對華冷戰思維、圍堵打壓、脫鉤斷鏈的同時，應當努力尋求對話，尋求管控分歧、避免衝突、爭取一切可能的合作領域和具體項目。與此同時，也要面向“基層”，面向一切有誠意、有需要發展對華經貿合作的美國經貿團體、地方政府、廣大企業和廣大民衆，積極發展一切有利於雙方的經貿合作。我們相信，中美雙邊經貿歷盡艱難後，一定會重獲長遠發展。

甘思德、王輯思：中美需要對話：缺乏對話、訪問和交流正在加劇衝突

譯者注：新冠疫情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的人員流動大幅削減，不斷加劇的全面對抗更始兩國交流互信雪上加霜。在全面對峙的當下，中美兩國需要如何重建對話機制，修復共識？中國焦點特將美國智庫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的甘思德 (Scott Kennedy) 和北京大學教授 Wang Jisi 于 2023 年 4 月 6 日發佈於《外交事務》上的最新文章翻譯如下。在這篇文章中，兩位來自太平洋兩岸的作者討論了雙邊關係與交流驟降的根本原因，以及中美對峙嚴峻現實下重新恢復雙邊交流的做法。為豐富您的閱讀和信息瀏覽體驗，敬請點擊超鏈接查詢重要術語解釋。

自 20 世紀 70 年代初以來，美中關係跌至最黑暗的低谷。當時，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會見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會見毛澤東的副手周恩來)以試圖結束兩國關係中的敵意。這一敵意始於 1949 年 CCP 在中國內戰中獲勝。現在看來，尼克松和毛澤東對話最終導致的數十年緩和與合作已成為古老的歷史。今天，世界各地的官員和評論員都擔心，這兩個大國之間的冷戰不僅不可避免，而且衝突還早會爆發——如果不是發生在台灣，也會發生在南海或其他地方。與此同時，由美國和中國經濟相互依存而產生的被稱為“中美國(Chimerica)”的經濟巨頭，正逐漸被兩國越來越嚴格的技术限制、重新調整供應鏈的努力以及對增強經濟彈性的關注所瓦解。

無論人們是否認為美國和中國注定要成為對手，或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找到恢復更大合作的途徑，或者會發展出更為複雜的關係，我們都應該清楚的是：讓兩國政府官員、商業領袖、學者和普通公民對彼此有更好的瞭解對於兩國更好——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建立這種相互理解的最好方法莫過於通過面對面的互動和訪問，人們可以在這些互動和訪問中觀察彼此的社會，並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詳細談論他們的觀點和經歷。

自 COVID-19 大流行開始以來的三年里，中美之間這種面對面接觸幾乎完全消失了。2019 年至 2022 年，兩國航班減少了 95% 以上，學術交流枯竭，中美兩國留學人數銳減，美國企業員工成群結隊離開中國。在兩國政府史無前例地達達驅逐令之後，來自對方國家的記者人數也銳減。雖然在線會議已經流行起來，但並不能替代真實的會議。缺乏面對面的接觸並不是兩國緊張關係的根源，但卻是穩定關係、避免危機以及在雙邊問題和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挑戰方面進行合作的障礙。

由於擔心美中關係的發展軌跡，並因無法進行實地調查而感到沮喪，我們把錢(和口單)緊緊攥在手里，在中國忍受了將近 70 天的隔離。我們期望這有助於我們在春季和 2022 年秋季進行更長時間的訪問——甘思德到中國訪問，王輯思訪問美國。我們會見了政府官員、企業高管、學者、記者和外國外交官。在美國人和中國人經常談論對方但幾乎不和彼此交談的時候，我們的訪問為瞭解兩國關係的狀況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我們的發現既令人不安又令人安心：我們相信，通往更具建設性關係的道路是通過重建深入和全面的社會互動的力量而達成的，即：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面對面的交流、文化交流，以及實地實地考察和觀察。

氛圍轉變

過去三十年，我們多次訪問對方國家。最近

的訪問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過去三年是兩國社會經歷劇烈動蕩和變革的時期。抗議和異議在美國人生活中經久不衰，但近年來，對流行病限制措施、警察暴行和 2020 年總統大選的充滿憤怒的公共表達產生了異常多的混亂和動蕩。與此同時，犯罪率的上昇和持續的槍支暴力讓許多美國人感到不安。

中國的變化更為劇烈。從好的方面來看，隨着人們更加關注自己的健康和福祉，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鍛煉，並且衣着隨性，在專業和財富方面的競爭中領先他人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減弱。霧霾和空氣污染程度下降，電動汽車突然之間好像無處不在。但更為突出的是社會壓抑的信號：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使數百萬公民與世隔絕，並使該國隔絕於世。由於消費者避免在商店消費，且商人被阻止投資，經濟每況愈下。上海在 2022 年春季經歷長時間封鎖之後，人們對這些限制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在那一年的秋天，一些中國公民開始公開抗議。沒有人能預料到去年 12 月出現的不安或“動態清零政策”的突然結束，但很明顯，看到清零政策結束，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兩國針對雙邊關係的態度變化。大流行使兩國彼此孤立，並導致雙方產生“回音室(Echo chamber)效應”：隨着緊張局勢的加劇，缺乏接觸使共鳴難以產生，或是設身處地從對方的角度看待事情。在這兩個國家，鷹派共識開始固化為正統觀點：美中競爭已經轉變為生死存亡的衝突。

北京和華盛頓都認為，兩國關係的惡化應完全歸咎於對方，而自身的行為都是對對方無理挑戰的理性回應。用中國領導人的話來說，中國官員似乎確信華盛頓的目標就是“遏制、圍堵和打壓中國 (contain, surround, and suppress)”。在這種觀點描述下，美國為了維持全球霸權，尋求動搖 CCP 對權力的控制，限制中國的增長。中國的敘述始於所謂的美國干涉——即美國在 2010 年代對新疆和香港的“干涉”，隨後是特朗普政府對華為和其他科技公司施加的關稅和制裁，這些舉措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仍在繼續。

北京高度懷疑華盛頓真心承認 CCP 執政的合法性。對華盛頓來說，它確信北京希望打破二戰後建立在法治、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和美國同盟體系基礎上的國際秩序：美國的敘事始於華盛頓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一種寬仁的姿態。然而，北京卻通過下列手段擊碎了美國的期待：繼續以不公平的方式補貼中國公司，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竊取知識產權，踐踏人權，並在南海和其他地方採取激進的軍事行動。

這些故事或多或少是相互排斥的，雙方都不相信對方在做出改善關係的承諾時具有足夠的可

信度。華盛頓認為，中國最高領導層決心結束與美國和諧共處的時期，並放棄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的“改革開放”式的親市場議程。與此同時，北京高度懷疑美國的說法，這一說法聲稱華盛頓接受 CCP 統治的合法性並尊重中國的發展權利。中國官員已經開始相信，人們不能相信美國總統會兌現任何承諾，因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國會或下一任總統撤銷。

在太平洋兩岸的回音室中回蕩着一種深刻的宿命論(fatalism)，即一種更嚴重的經濟緊張和安全衝突不可避免的既視感。這種觀點正在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只要兩國首都都瀰漫着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打破它就是接近不可能的。

跨海峽談話

想想兩國的政策團體如何看待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戰爭以及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2022 年 2 月，當中國領導人和俄羅斯總統發表聯合聲明，稱讚兩國夥伴關係“上不封頂”時，王毅正在訪問華盛頓。不到三周後，當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時，他發現美國人很難相信莫斯科沒有將其計劃告知北京。

一些美國人希望中國譴責俄羅斯的“特殊軍事行動”，因為中國經常要求其他國家尊重主權並尋求領土爭端的和平解決。但令華盛頓失望的是，中國採取了不同的做法。

正如甘思德在 2022 年晚些時候在北京的討論中發現的那樣，中國精英們真心認為北約的擴張引起了俄羅斯對其安全的擔憂，進而促使普京決定發動戰爭。與此同時，他的對話也透露了下列信息：很多中國專家強烈反對本國政府對於普京的大力支持，批評其對俄羅斯的入侵行為不予譴責的不態度。與甘思德交談過的幾位中國專家認為，這樣做實質上是把俄羅斯的戰略失誤變成了中國自己的戰略失誤。中國政府和專家之間共識的缺乏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北京一直在努力尋找可行的方法和穩定的信息。

華盛頓和北京的討論也顯示出對台灣衝突可能性的截然不同的印象。2022 年初，一些美國人向王表達了一些擔憂：他們擔心中國可能會利用華盛頓對烏克蘭戰爭的關注，對台灣發動軍事進攻。幾個月後，在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8 月訪問台灣後，不少與王談話的美國人——包括美國軍方高級官員在內——猜測稱北京可能武統台灣制定了時間表。這種猜測可能是基於美國情報報告，但也可能是由一些中國社交媒體帖子引發的，這些帖子呼籲中國軍隊“解放”台灣並完成祖國統一的使命。

相比之下，根據與 CCP 官員和專家的談話，甘思德得出結論是，烏克蘭戰爭使中國更加克制，而非更不克制。中國軍方中的一些人似乎認為，華盛頓在暗中慫恿北京進攻台灣，這樣它就會陷入類似於美國在越南和阿富汗的經歷的“台灣陷阱”。此外，中國技術政策專家指出，即使中國軍隊在台灣沒有遇到反擊，一彈未發就拿下了這個

島，台灣的半導體製造能力(譯者注：台灣承擔了全球 92% 以上的邏輯半導體生產)也不會一夜之間被大陸收入囊中。半導體製造過程過於複雜，再熟練的外部人員也無法自行操作，供應商的原材料和客戶的訂單會很快枯竭。設備供應商可以通過輕鬆地調整幾行代碼或改變設施的溫度來阻止半導體的生產。

步出舒適區

我們的旅行有助於我們理解下列現實：為何拜登總統任期內致力於穩定關係的努力迄今都宣告失敗；為何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高空氣球——在美國領空上被發現——並最終被美軍擊落——意味着上述努力的脫軌。缺乏接觸和對話使關係變得脆弱；現在幾乎沒有任何容忍錯誤或溝通不暢的餘地。鑒於發生意外危機的可能性，沒有時間浪費在重建兩國之間的聯繫上。我們可以從改善旅行這個問題做起：自 1 月以來，中國簽證變得更容易獲得，華盛頓取消了對來自中國的旅客的所有 COVID 相關測試要求。然而，兩國之間的航班仍然太少；供不應求將一些往返經濟艙機票的價格推高至 7,000 美元。兩國的航空公司都希望增加更多航班，但一直不願這樣做，因為兩國政府尚未就取消大流行開始時施加的某些限制達成協議。更重要的是，美國航空公司對增加航班猶豫不決：由於烏克蘭戰爭，它們無法通過較短的極地航線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飛行，這給中國航空公司帶來了競爭優勢。華盛頓和北京應該敦促航空公司儘快增加至少幾個直飛航班，並繼續努力尋求更持久的解決方案，以便在年底前將航班恢復到大流行前水平的至少 80%。

北京和華盛頓還應該向希望訪問對方國家的學生、學者、商人、醫學專家和記者提供更多的保證，讓他們相信他們是受歡迎的，他們的活動將受到保護和鼓勵。例如，管理人員需要保證他們的員工將得到公平對待，並更加確定哪些業務是允許的，哪些是不允許的。學者們需要更清楚地瞭解如何遵守有關合作研究的規則，以免與國家安全問題發生衝突。

美國國會議員和中國全國人大代表應恢復互訪。中國官員經常對美國人如何誤解中國表示失望。美國人可能不接受中國在各種問題上的觀點，但如果他們無法進入中國並加深瞭解，他們更有可能拒絕這些觀點或堅持對中國的簡單描述。他們需要簽證才能進入中國，需要被允許在中國各地旅行和結識新朋友，並且可以訪問中國的數據庫、出版物和檔案。同樣，美國也需要“門戶開放”政策，讓各行各業的中國公民，甚至黨員都能訪問美國。只有那些構成真正安全風險的中國公民才應該被限制訪問。

在重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時，兩國政府還應通過擱置不合理的先決條件和對可接受話題範圍的不必要限制，來獲得恢復正式對話的途徑。這種溝通在兩國政府的行政部門層面最為重要。但美國國會議員和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也應該恢復對對方國家的訪問。長期以來，國會代表團一直是雙方重要的知識來源。我們很難對華盛頓和北京將採取這些步驟持樂觀態度。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國關係極有可能繼續惡化。如果認為重新溝通必然會增加相互欣賞或尊重，那就太天真了。事實上，更多的知識也可能強化負面觀點並加劇緊張局勢。但至少，交談和傾聽會增加兩國找到和平處理分歧的方法的機會。by 徐宇深(Emerson Tsui)

